

第七十一回

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

话说齐景公归自平邱，虽然惧晋兵威，一时受敌，已知其无远大之谋，遂有志复桓公之业，谓相国晏婴曰：“晋霸西北，寡人霸东南，何为不可？”晏婴对曰：“晋劳民于兴筑，是以失诸侯，君欲图伯，莫如恤民。”景公曰：“恤民何如？”晏婴对曰：“省刑罚，则民不怨；薄赋敛，则民知恩。古先王春则省耕，补其不足，夏则省敛，助其不给，君何不法之？”景公乃除去烦刑，发仓廩以贷贫穷，国人感悦，于是征聘于东方诸侯。徐子不从，乃用田开疆为将，帅师伐之，大战于蒲隧，斩其将羸爽，获甲士五百余人。徐子大惧，遣使行成于齐，齐侯乃约郯子、莒子同徐子结盟于蒲隧，徐以甲父之鼎赂之。晋君臣虽知，而不敢问。齐自是日强，与晋并霸。景公录田开疆平徐之功，复嘉古冶子斩鼋之功，仍立“五乘之宾”以旌之。田开疆复举荐公孙捷之勇。那公孙捷生得面如靛染，目睛突出，身長一丈，力举千钧，景公见而异之，遂与之俱猎于桐山。忽然山中赶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，那虎咆哮发喊，飞奔前来，径扑景公之马，景公大惊。只见公孙捷从车上跃下，不用刀枪，双拳直取猛虎，左手揪住项皮，右手挥拳，只一顿，将那只大虫打死，救了景公。景公嘉其勇，亦使与“五乘之宾”，公孙捷遂与田开疆、古冶子结为兄弟，自号“齐邦三杰”。挟功恃勇，口出大言，凌铄闾里，简慢公卿，在景公面前，尝以尔我相称，全无礼体。景公惜其才勇，亦姑容之。时朝中有个佞臣唤做梁邱据，专以先意逢迎，取悦于君，景公甚宠爱之。据内则献媚景公，以固其宠；外则结交三杰，以张其党。况其时陈无宇厚施得众，已伏移国之兆，那田开疆与陈氏是一族，异日声势相倚，为国家之患，晏婴深以为忧，每欲除之，但恐其君不听，反结了三人之怨。

忽一日，鲁昭公以不合于晋之故，欲结交于齐，亲自来朝，景公设宴相待。鲁国是叔孙婼相礼，齐国是晏婴相礼。三杰带剑，立于阶下，昂昂自若，目中无

人。二君酒至半酣，晏子奏曰：“园中金桃已熟，可命荐新，为两君寿。”景公准奏，宣园吏取金桃来献，晏子奏曰：“金桃难得之物，臣当亲往临摘。”晏子领钥匙去讫。景公曰：“此桃自先公时，有东海人，以臣核来献，名曰‘万寿金桃’，出自海外度索山，亦名‘蟠桃’，植之三十余年，枝叶虽茂，花而不实。今岁结有数颗，寡人惜之，是以封锁园门。今日君侯降临，寡人不敢独享，特取来与贤君臣共之。”鲁昭公拱手称谢。少顷，晏子引著园吏，将雕盘献上，盘中堆著六枚桃子，其大如碗，其赤如炭，香气扑鼻，真珍异之果也。景公问曰：“桃实止此数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尚有三四枚未熟，所以只摘得六枚。”景公命晏子行酒，晏子手捧玉爵，恭进鲁侯之前，左右献上金桃，晏子致词曰：“桃实如斗，天下罕有，两君食之，千秋同寿！”鲁侯饮酒毕，取桃一枚食之，甘美非常，夸奖不已。次及景公，亦饮酒一杯，取桃食讫，景公曰：“此桃非易得之物，叔孙大夫贤名著于四方，今又有赞礼之功，宜食一桃。”叔孙婼跪奏曰：“臣之贤，万不及相国。相国内修国政，外服诸侯，其功不小，此桃宜赐相国食之，臣安敢僭？”景公曰：“既叔孙大夫推让相国，可各赐酒一杯，桃一枚。”二臣跪而领之，谢恩而起。晏子奏曰：“盘中尚有二桃，主公可传令诸臣中，言其功深劳重者，当食此桃，以彰其贤。”景公曰：“此言甚善！”即命左右传谕，使阶下诸臣，有自信功深劳重，堪食此桃者，出班自奏，相国评功赐桃。

公孙捷挺身而出，立于筵上，而言曰：“昔从主公猎于桐山，力诛猛虎，其功若何？”晏子曰：“擎天保驾，功莫大焉！可赐酒一爵，食桃一枚，归于班部。”古冶子奋然便出曰：“诛虎未足为奇。吾曾斩妖鼉于黄河，使君危而复安，此功若何？”景公曰：“此时波涛汹涌，非将军斩绝妖鼉，必至覆溺，此盖世奇功也！饮酒食桃，又何疑哉？”晏子慌忙进酒赐桃。只见田开疆撩衣破步而出曰：“吾曾奉命伐徐，斩其名将，俘甲首五百余人，徐君恐惧，致赂乞盟，郟、莒畏威，一时皆集，奉吾君为盟主，此功可以食桃乎？”晏子奏曰：“开疆之功，比于二将，更自十倍，争奈无桃可赐，赐酒一杯，以待来年。”景公曰：“卿功最大，可惜言之太迟，以此无桃，掩其大功。”田开疆按剑而言曰：“斩鼉、打虎，小可事耳！吾跋涉千里之外，血战成功，反不能食桃，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，为万代耻笑，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？”言讫，挥剑自刎而死。公孙捷大惊，亦拔剑而言曰：“我等微功而食桃，田君功大，反不能食。夫取桃不让，非廉也，视人之死而不能从，非勇也。”言讫，亦自刎。古冶子奋气大呼曰：“吾三人义均骨肉，誓同生死，二人已亡，吾独苟活，于心何安？”亦自刎而亡。景公急使人止之，已无及矣。鲁昭公离席而起曰：“寡人闻三臣皆天下奇勇，可惜一朝俱尽矣。”景公闻言嘿然，变色不悦。晏

婴从容进曰：“此皆吾国一勇之夫，虽有微劳，何足挂齿？”鲁侯曰：“上国如此勇将，还有几人？”晏婴对曰：“筹策庙堂，威加万里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；若血气之勇，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，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！”景公意始释然。晏子更进觞于两君，欢饮而散。三杰墓在荡阴里，后汉诸葛孔明《梁父吟》，正咏其事：

步出齐东门，遥望荡阴里。
里中有三坟，累累正相似。
问是谁家冢？田疆古冶子。
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绝地纪。
一朝中阴谋，二桃杀三士！
谁能为此者？相国齐晏子。

鲁昭公别后，景公召晏婴问曰：“卿于席间，张大其辞，虽然存了齐国一时体面，只恐三杰之后，难乎其继，如之奈何？”晏子对曰：“臣举一人，足兼三杰之用。”景公曰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有田穰苴者，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，真大将之才也！”景公曰：“得非田开疆一宗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此人虽出田族，然庶孽微贱，不为田氏所礼，故屏居东海之滨。君欲选将，无过于此。”景公曰：“卿既知其贤，何不早闻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善仕者不但择君，兼欲择友。田疆、古冶辈血气之夫，穰苴岂屑与之比肩哉？”景公口虽唯唯，终以田、陈同族为嫌，踌躇不决。

忽一日，边吏报道：“晋国探知三杰俱亡，兴兵犯东阿之境；燕国亦乘机侵扰北鄙。”景公大惧，于是令晏子以缁帛诣东海之滨，聘穰苴入朝。苴敷陈兵法，深合景公之意，即日拜为将军，使帅车五百乘，北拒燕、晋之兵。穰苴请曰：“臣素卑贱，君擢之闾里之中，骤然授以兵权，人心不服。愿得吾君宠臣一人，为国人所尊重者，使为监军，臣之令乃可行也。”景公从其言，命嬖大夫庄贾，往监其军。苴与贾同时谢恩而出。至朝门之外，庄贾问穰苴出军之期，苴曰：“期在明日午时，某于军门专候同行，勿过日中也。”言毕别去。

至次日午前，穰苴先至军中，唤军吏立木为表，以察日影；因使人催促庄贾。贾年少，素骄贵，恃景公宠幸，看穰苴全不在眼。况且自为监军，只道权尊势敌，缓急自由。是日亲戚宾客，俱设酒饯行，贾留连欢饮，使者连催，坦然不以为意。穰苴候至日影移西，军吏已报未牌，不见庄贾来到，遂吩咐将木表放倒，倾去漏水，竟自登坛誓众，申明约束。号令方完，日已将晡，遥见庄贾高车驷马，徐驱而至，面带酒容。既到军门，乃从容下车，左右拥卫，踱上将台。穰苴端然危坐，并不起身，但问：“监军何故后期？”庄贾拱手而对曰：“今日远行，蒙亲戚

故旧携酒饯送，是以迟迟也。”穰苴曰：“夫为将者，受命之日，即忘其家；临军约束，则忘其亲；秉桴鼓，犯矢石，则忘其身。今敌国侵袭，边境骚动，吾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以三军之众，托吾两人，冀旦夕立功，以救百姓倒悬之急，何暇与亲旧饮酒为乐哉？”庄贾尚含笑对曰：“幸未误行期，元帅不须过责。”穰苴拍案大怒曰：“汝倚仗君宠，怠慢军心，倘临敌如此，岂不误了大事！”即召军政司问曰：“军法期而后至，当得何罪？”军政司曰：“按法当斩！”庄贾闻一“斩”字，才有惧意，便要奔下将台，穰苴喝教手下，将庄贾捆缚，牵出辕门斩首，唬得庄贾滴酒全无，口中哀叫讨饶不已。

左右从人，忙到齐侯处报信求救，连景公也吃一大惊，急叫梁邱据持节往谕，特免庄贾一死；吩咐乘轺车疾驱，诚恐缓不及事。那时庄贾之首，已号令辕门了。梁邱据尚然不知，手捧符节，望军中驰去。穰苴喝令阻住，问军政司曰：“军中不得驰车，使者当得何罪？”答曰：“按法亦当斩！”梁邱据面如土色，战做一团，口称：“奉命而来，不干某事。”穰苴曰：“既有君命，难以加诛；然军法不可废也。”乃毁车斩骖，以代使者之死。梁邱据得了性命，抱头鼠窜而去。于是大小三军莫不股栗。穰苴之兵未出郊外，晋师闻风遁去，燕人亦渡河北归。苴追击之，斩首万余，燕人大败，纳赂请和。班师之日，景公亲劳于郊，拜为大司马，使掌兵权。史臣有诗云：

宠臣节使且罹刑，国法无私令必行。

安得穰苴今日起，大张敌忾慰苍生。

诸侯闻穰苴之名，无不畏服。景公内有晏婴，外有穰苴，国治兵强，四境无事，日惟田猎饮酒，略如桓公任管仲之时也。

一日，景公在宫中与姬妾饮酒，至夜，意犹未畅，忽思晏子，命左右将酒具移于其家。前驱往报晏子曰：“君至矣！”晏子玄端束带，执笏拱立于大门之外。景公尚未下车，晏子前迎，惊惶而问曰：“诸侯得无有故乎？国家得无有故乎？”景公曰：“无有。”晏子曰：“然则君何为非时而夜辱于臣家？”景公曰：“相国政务烦劳，今寡人有酒醴之味，金石之声，不敢独乐，愿与相国共享。”晏子对曰：“夫安国家，定诸侯，臣请谋之。若夫布荐席，除簋簠者，君左右自有其人，臣不敢与闻也。”景公命回车，移于司马穰苴之家，前驱报如前。司马穰苴冠缨披甲，操戟拱立于大门之外，前迎景公之车，鞠躬而问曰：“诸侯得无有兵乎？大臣得无有叛者乎？”景公曰：“无有。”穰苴曰：“然则昏夜辱于臣家者何也？”景公曰：“寡人无他，念将军军务劳苦，寡人有酒醴之味，金石之乐，思与将军共之耳。”穰苴对曰：“夫御寇敌，诛悖乱，臣请谋之。若夫布荐席，陈簋簠，君左右不乏，奈何及于

介胄之士耶？”景公意兴索然。左右问曰：“将回宫乎？”景公曰：“可移于梁邱大夫之家。”前驱驰报亦如前。景公车未及门，梁邱据左操琴，左挈竽，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，景公大悦，于是解衣卸冠，与梁邱据欢呼于丝竹之间，鸡鸣而返。明日，晏婴、穰苴同入朝谢罪，且谏景公不当夜饮于人臣之家。景公曰：“寡人无二卿，何以治吾国？无梁邱据，何以乐吾身？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职，二卿亦勿与寡人之事也。”史臣有诗云：

双柱擎天将相功，小臣便辟岂相同？

景公得士能专任，赢得芳名播海东。

是时中原多故，晋不能谋，昭公立六年薨，世子去疾即位，是为顷公。顷公初年，韩起、羊舌肸俱卒。魏舒为政，荀跖、范鞅用事，以贪冒闻。祁氏家臣祁胜，通于郈臧之室，祁盈执祁胜。胜行赂于荀跖。跖譖于顷公，反执祁盈，羊舌食我党于祁氏，为之杀祁胜。顷公怒，杀祁盈、食我，尽灭祁、羊舌二氏之族，国人冤之。其后鲁昭公为强臣季孙意如所逐，荀跖复取货于意如，不纳昭公。于是齐景公合诸侯于鄆陵，以谋鲁难，天下俱高其义，齐景公之名，显于诸侯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周景王十九年，吴王夷昧在位四年，病笃，复申父兄之命，欲传位于季札。札辞曰：“吾不受位明矣！昔先君有命，札不敢从，富贵于我如秋风之过耳，吾何爱焉？”遂逃归延陵。群臣奉夷昧之子州于为王，改名曰僚，是为王僚。诸樊之子名光，善于用兵，王僚用之为将。与楚战于长岸，杀楚司马公子鲂，楚人惧，筑城于州来，以御吴。时费无极以谗佞得宠，蔡平公庐已立嫡子朱为世子，其庶子名东国，欲谋夺嫡，纳货于无极。无极先譖朝吴，逐之奔郑。及蔡平公薨，世子朱立，无极诈传楚王之命，使蔡人逐朱，立东国为君。平王问曰：“蔡人何以逐朱？”无极对曰：“朱将叛楚，蔡人不愿，是以逐之。”平王遂不问。无极又心忌太子建，欲离间其父子，而未有计。一日，奏平王曰：“太子年长矣，何不为之婚娶？欲求婚，莫如秦国。秦，强国也，而睦于楚，两强为婚，楚势益张矣。”平王从之，遂遣费无极往聘秦国，因为世子求婚。

秦哀公召群臣谋其可否，群臣皆言：“昔秦、晋世为婚姻，今晋好久绝，楚势方盛，不可不许。”秦哀公遂遣大夫报聘，以长妹孟嬴许婚，今俗家小说称为无祥公主者是也。公主之号，自汉代始有之，春秋时焉有此号哉？平王复命无极领金珠彩币，往秦迎娶。无极随使者入秦，呈上聘礼。哀公大悦，即诏公子蒲送孟嬴至楚，装资百辆，从媵之妾数十人，孟嬴拜辞其兄秦伯而行。无极于途中，察知孟嬴有绝世之色，又见媵女内有一人，仪容颇端，私访其来历，乃是齐

女，自幼随父宦秦，遂入宫中，为孟嬴侍妾。无极访得备细，因宿馆驿，密召齐女谓曰：“我相你有贵人之貌，有心要抬举你，做个太子正妃，汝能隐吾之计，管你将来富贵不尽。”齐女低首无言。无极先一日行，趋入宫中，回奏平王，言：“秦女已到，约有三舍之远。”平王问曰：“卿曾见否？其貌若何？”无极知平王是酒色之徒，正要夸张秦女之美，动其邪心，恰好平王有此一问，正中其计，遂奏曰：“臣阅女子多矣，未见有如孟嬴之美者。不但楚国后宫无有其对，便是相传古来绝色，如妲己、骊姬徒有其名，恐亦不如孟嬴之万一矣！”平王闻秦女之美，面皮通红，半晌不语，徐徐叹曰：“寡人枉自称王，不遇此等绝色，诚所谓虚过一生耳！”无极请屏左右，遂密奏曰：“王慕秦女之美，何不自取之？”平王曰：“既聘为子妇，恐碍人伦。”无极奏曰：“无害也。此女虽聘于太子，尚未入东宫，王迎入宫中，谁敢异议？”平王曰：“群臣之口可钳，何以塞太子之口？”无极奏曰：“臣观从媵之中，有齐女才貌不凡，可充作秦女。臣请先进秦女于王宫，复以齐女进于东宫，嘱以毋漏机关，则两相隐匿，而百美俱全矣。”平王大喜，嘱无极机密行事。

无极谓公子蒲曰：“楚国婚礼，与他国异，先入宫见舅姑，而后成婚。”公子蒲曰：“惟命。”无极遂命骈车将孟嬴及妾媵俱送入王宫，留孟嬴而遣齐女。令宫中侍妾扮作秦媵，齐女假作孟嬴，令太子建迎归东宫成亲。满朝文武及太子，皆不知无极之诈。孟嬴问：“齐女何在？”则云：“已赐太子矣。”潜渊咏史诗云：

卫宣作俑是新台，蔡国奸淫长逆胎。

堪恨楚平伦理尽，又招秦女入宫来。

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，禁太子入宫，不许他母子相见，朝夕与秦女在后宫宴乐，不理国政。外边沸沸扬扬，多有疑秦女之事者。无极恐太子知觉，或生祸变，乃告平王曰：“晋所以能久霸天下者，以地近中原故也。昔灵王大城陈、蔡，以镇中华，正是争霸之基。今二国复封，楚仍退守南方，安能昌大其业？何不令太子出镇城父，以通北方？王专事南方，天下可坐而策也。”平王踌躇未答，无极又附耳密言曰：“秦婚之事，久则事泄，若远屏太子，岂不两得其利？”平王恍然大悟，遂命太子建出镇城父，以奋扬为城父司马，谕之曰：“事太子如事寡人也！”伍奢知无极之谗，将欲进谏。无极知之，复言于平王，使伍奢往城父辅助太子。

太子行后，平王遂立秦女孟嬴为夫人，出蔡姬归于郢。太子到此，方知秦女为父所换，然无可奈何矣。孟嬴虽蒙王宠爱，然见平王年老，心甚不悦。平王自知非匹，不敢问之。逾年，孟嬴生一子，平王爱如珍宝，遂名曰珍。珍周岁之后，平王始问孟嬴曰：“卿自入宫，多愁叹，少欢笑，何也？”孟嬴曰：“妾承兄命，适事

君王。亲自以为秦、楚相当，青春两敌，及入宫庭，见王春秋鼎盛，妾非敢怨王，但自叹生不及时耳！”平王笑曰：“此非今生之事，乃宿世之姻契也。卿嫁寡人虽迟，然为后则不知早几年矣。”孟嬴心惑其言，细细盘问宫人，宫人不能隐瞒，遂言其故，孟嬴凄然垂泪。平王觉其意，百计媚之，许立珍为世子，孟嬴之意稍定。费无极终以太子建为虑，恐异日嗣位为王，祸必及己，复乘间僭于平王曰：“闻世子与伍奢有谋叛之心，阴使人通于齐、晋二国，许为之助，王不可不备。”平王曰：“吾儿素柔顺，安有此事？”无极曰：“彼以秦女之故，久怀怨望，今在城父缮甲厉兵有日矣。常言穆王行大事，其后安享楚国，子孙繁盛，意欲效之。王若不行，臣请先辞，逃死于他国，免受诛戮。”平王本欲废建而立少子珍，又被无极说得心动，便不信也信了，即欲传令废建。无极奏曰：“世子握兵在外，若传令废之，是激其反也。太师伍奢是其谋主，王不如先召伍奢，然后遣兵袭执世子，则王之祸患可除矣。”平王然其计，即使人召伍奢。奢至，平王问曰：“建有叛心，汝知之否？”伍奢素刚直，遂对曰：“王纳子妇已过矣！又听细人之说，而疑骨肉之亲，于心何忍？”平王惭其言，叱左右执伍奢而囚之。无极奏曰：“奢斥王纳妇，怨望明矣，太子知奢见囚，能不动乎？齐、晋之众，不可当也。”平王曰：“吾欲使人往杀世子，何人可遣？”无极对曰：“他人往，太子必将抗斗，不若密谕司马奋扬使袭杀之。”平王乃使人密谕奋扬，曰：“杀太子，受上赏，纵太子，当死！”

奋扬得令，即时使心腹私报太子，教他“速速逃命，无迟顷刻！”太子建大惊。闻齐女已生子名胜，建遂与妻子连夜出奔宋国。奋扬知世子已去，使城父人将自己囚系，解到郢都，来见平王，言：“世子逃矣！”平王大怒曰：“言出于余口，入于尔耳，谁告建耶？”奋扬曰：“臣实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‘事建如事寡人。’臣谨守斯言，不敢贰心，是以告之。后思罪及于身，悔已无及矣！”平王曰：“你既私纵太子，又敢来见寡人，不畏死乎？”奋扬对曰：“既不能奉王之后命，又畏死而不来，是二罪也。且世子未有叛形，杀之无名，苟君王之子得生，臣死为幸矣。”平生惻然，似有愧色，良久曰：“奋扬虽违命，然忠直可嘉也！”遂赦其罪，复为城父司马。史臣有诗云：

无辜世子已偷生，不敢逃刑就鼎烹。

谗佞纷纷终受戮，千秋留得奋扬名。

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为太子，改费无极为太师。

无极又奏曰：“伍奢有二子，曰尚、曰员，皆人杰也。若使出奔吴国，必为楚患，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？彼爱其父，必应召而来，来则尽杀之，可免后患。”平王大喜，狱中取出伍奢，令左右授以纸笔，谓曰：“汝教太子谋反，本当斩首示

众，念汝祖父有功于先朝，不忍加罪。汝可写书，召二子归朝，改封官职，赦汝归田。”伍奢心知楚王挟诈，欲召其父子同斩，乃对曰：“臣长子尚，慈温仁信，闻臣召必来，少子员，少好于文，长习于武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蒙垢忍辱，能成大事。此前知之士，安肯来耶？”平王曰：“汝但如寡人之言，作书往召，召而不来，无与尔事。”奢念君父之命，不敢抗违，遂当殿写书，略云：

书示尚、员二子：吾因进谏忤旨，待罪縲绁。吾王念我祖父有功先朝，免其一死，将使群臣议功赎罪，改封尔等官职。尔兄弟可星夜前来。若违命延迁，必至获罪。书到速速！

伍奢写毕，呈上平王看过，缄封停当，仍复收狱。

平王遣鄢将师为使，驾驷马，持封函印绶，往棠邑来，伍尚已回城父矣。鄢将师再至城父，见伍尚，口称：“贺喜！”尚曰：“父方被囚，何贺之有？”鄢将师曰：“王误信人言，囚系尊公，今有群臣保举，称君家三世忠臣，王内惭过听，外愧诸侯之耻，反拜尊公为相国，封二子为侯，尚赐鸿都侯，员赐盖侯。尊公久系初释，思见二子，故复作手书，遣某奉迎，必须早早就驾，以慰尊公之望。”伍尚曰：“父在囚系，中心如割，得免为幸，何敢贪印绶哉？”将师曰：“此王命也，君其勿辞。”伍尚大喜，乃将父书入室，来报其弟伍员。不知伍员肯同赴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